

血染的情仇

郭克武 著

铺展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壮史，展示的是全民族的抗战史；
颂扬的是抗敌御辱、精忠报国，彰显的是民族精神和灵魂。在
这里，忠义诚孝、爱恨情仇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与展现。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血染的情仇

郭克武 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染的情仇 / 郭克武著. —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402-3406-5

I. ①血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9625 号

血染的情仇

XUERANDEQINGCHOU

作 者	郭克武
责任编辑	俞伽
责任校对	林香云
封面设计	北京凤凰树文化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(100054)
网 址	http://www.bjyspress.com
微 博	http://e.weibo.com/u/2526206071
电 话	01065240430
传 真	01063587071
印 刷	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241 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9.00 元
出版发行	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自序

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看到了一本水浒故事书《林冲雪夜上梁山》。书中精彩的情节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了我，从此我爱上了文学作品。上初中后，我又接连阅读了古典文学名著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及《林海雪原》《苦菜花》《太行风云》等多部文学作品，并不知天高地厚地动笔写小说，梦想将来能当作家。但知识量的缺乏和学习任务繁重，使我只能把此当作幼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
20世纪60~70年代，中国大地上开展的那场“文化大革命”使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，但我的文学梦并未泯灭。在农村劳动的日子里，白天辛苦劳作，到了晚上，我便坐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开始潜心写作。夏天不怕蚊虫叮咬，冬天不怕天寒地冻，有时写到半夜，有时通宵达旦，先后写出了《命该如此》等多篇短篇小说、话剧《水到渠成》和电影文学剧本《三喜临门》等作品。这些作品虽然得到当时有关部门和行家的肯定，但由于历史的局限、视野的狭窄和文笔的稚嫩，它们只能作为习作、练笔和“半成品”被束之高阁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恢复高考，我有幸上了大学。在毕业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我除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外，业余时间一直坚持笔耕，先后有二百余篇文章

在各类报刊上发表；主编或参与撰写了十余本图书，其中有三十余篇文章（图书）获得过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奖励，我曾获得过市“十佳理论工作者”称号。虽然这些文章、书稿属于文学性质的作品并不多，但我一直坚持追梦，希望实现自己当作家的夙愿。

皱纹爬上脸颊之后，工作和家庭负担相对减轻。这使我能抽出更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。经三年辛勤耕耘，第一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烽火大汶河》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并获得第一届中国金融文学奖；《情如一家》等多个剧本被地方电视台拍成影视短剧。同时，部分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词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或被网络采用。《血染的情仇》（又名《关内关外》）是我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。该小说除具有一般长篇小说的特性外，并具有电视小说的特性。所谓电视小说，我给它的文学定位是运用小说的形式表现电视画面的文学体裁，它既有电视画面的直观、直白，又有小说的曲折、浪漫；既有电视画面的视觉感应，又有小说的心灵感应；既有电视场景对人物性格的烘托，又有小说环境描写对故事情节的渲染。是否如此，我想只有读者最有发言权！我期待着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！

值此《血染的情仇》付梓之际，谨述前语，是为序言。同时，借此机会，向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指导、帮助的诸位同仁和出版部门表示由衷的谢意！

目 录

一、晴天霹雳	001
二、关山月寒	015
三、冰清玉洁	033
四、野草花香	089
五、生死相许	115
六、家仇国恨	170
七、云遮雾障	205
八、爱恨情仇	226
九、怒向刀丛	246
十、月缺月圆	289

一、晴天霹雳

1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事变”，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。平津沦陷后，日军东路军沿津浦路南下，于是年底侵入山东。所到之处，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；建据点，修碉堡，对山东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。

山东鲁南。小鲁庄村。

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趁春节临近，村民鲁大爷家正在准备为大儿子鲁大峰迎娶新媳妇。满面红光的鲁大爷里里外外地忙碌着，不停地与前来道喜的乡邻打着招呼。

堂屋内，鲁大娘虔诚地跪在神龛前，双手合十，双眼紧闭，口中正不停地祈祷：“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今天是俺大小子迎娶新媳妇的大喜日子，求菩萨保佑俺顺顺当当、平平安安；保佑鲁家早添贵子，人丁兴旺，俺给您磕头啦！”说着向菩萨连磕了三个头。

正当这时，小儿子鲁小峰“呼”的一声闯了进来：“娘，新嫂子快要到啦，您还跪在这里求神，快起来准备接新儿媳妇吧！”

鲁大娘急忙站起身来：“就来！就来！”

在大鲁庄通往小鲁庄的山道上，一乘四人花轿正由远而

近地行进着。满脸欢快愉悦的新郎官鲁大峰骑着马走在轿前；轿内的新媳妇田秀姑不时掀起蒙头红子，透过轿帘缝隙偷偷瞅瞅走在前面的新郎官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心里憧憬着未来。

花轿进村，全村男女老少一齐涌上来看热闹。吹鼓手吹得更欢，唢呐声更响。一群天真的孩子跟在花轿后，口里不停地唱着童谣：

新媳妇，俺瞅瞅，
脸蛋白白嫩油油；
新媳妇，坐幼幼，
不生男娃生妞妞。

人群簇拥着花轿来到鲁家大门口。花轿落地，喜笑颜开的鲁小峰跑过来举着一挂鞭炮，围着轿子“噼噼啪啪”地燃放起来。鞭炮响完，轿帘掀开，在迎女客的搀扶下，新媳妇轻手轻脚走出花轿，端坐到轿前一把古色古香的椅子上。一好事后生想看一眼新媳妇的模样，猛然上前掀起蒙头红子，“哇，新媳妇这么俊呀！”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叹。迎女客急忙把蒙头红子盖好，从身上掏出一条红绸带，一头递给新郎官，一头递给新媳妇，两个年轻后生抬起椅子，新郎官在前面牵引着绸带，然后缓步走进大门。

院内天井里摆着一张八仙桌，桌上两支燃烧的蜡烛光芒熠熠，香炉内一炷燃香散发着缕缕青烟。桌子后面的屋墙上，一个斗大的“囍”字格外醒目。

新郎官和新媳妇双双站到了八仙桌前之后，村长明保生亮开大嗓门对院内众多的男女老少说：“诸位四邻，各位乡亲，今天是鲁家大喜的日子，也是咱们小鲁庄的大喜事，新郎鲁大

峰和新娘田秀姑就要正式结拜为夫妻。下面我宣布：结婚典礼仪式现在开始。一拜天地！”

新郎、新娘双双跪地，在八仙桌前磕了三个响头。

明保生：“二拜高堂！”

新郎、新娘双双向在一旁正襟危坐的鲁大爷、鲁大娘跪地三拜。

明保生：“夫妻对拜！”

鲁大峰、田秀姑转身面朝对方，跪地互拜。

明保生：“送入……”

明保生“送入洞房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大门外“砰砰”突然传来两声枪响。接着，一群荷枪实弹的鬼子、伪军恶狼般闯了进来。他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驱赶开看热闹的众人，一齐涌到八仙桌前，将新郎、新娘等人团团包围起来。在数九寒天的季节里，刺刀光格外阴森，格外寒气袭人。

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使众人一时不明就里，惊愕万分。村长明保生走到一个腰挎指挥刀的鬼子军官面前，一边打手势一边说：“太君，我是这里的村长明保生，你们这是……”

这时，长得鼠眉獐目的伪军小队长张三站了出来，他先朝鬼子军官鞠了个九十度的躬，然后转身对大家开了口：“院子里的人都给我听着，这位是大日本帝国驻大鲁庄据点里的皇军小队长山本太郎，今天到这里来，是奉命来抓私通八路的共匪的！”

明保生一愣：“老总，你说什么？私通八路？我们村老百姓连八路是什么样都没见过，怎么会有人私通八路呢？全村人可都是规规矩矩、安分分的良民啊！”

张三将明保生的话告诉了山本太郎。山本太郎狞笑一声：“你的告诉他，有人告密，说新媳妇就是私通八路的共匪，皇军要把她带到据点里去审问。”

听张三一说，明保生上前一步对山本太郎说：“太君，新媳妇是大鲁庄大大的良民，哪是什么私通八路的共匪，你们是不是搞错啦？”

山本太郎阴诈地一笑：“搞错啦？我的看看是不是搞错啦！”说完他上前一把扯下田秀姑的蒙头红子，见田秀姑明眉大眼，楚楚动人，不由心花怒放。他奸笑一声说：“没错，共匪就是她！我的今天一定要把她带到据点里去审问！”

众人一听，知道日本鬼子今天是来抢新媳妇的。不等大伙考虑该怎么办，就见山本太郎把手一挥说：“带走！”

山本太郎的命令一下，两个鬼子兵上来架起新娘就往外走。新郎鲁大峰一看，急啦，他冲上去拉住新娘就与鬼子兵争夺起来，双方顿时扭打成一团。旁边一个鬼子兵一看，跑过来一枪托把鲁大峰打翻在地，两个鬼子兵乘机架着田秀姑就朝大门外走。

新娘田秀姑拼命挣扎，哭喊。

鲁大峰从地上爬起来，发疯似的跑着去追赶。山本太郎一见，急忙从腰间拔出手枪，对着疯狂追赶的鲁大峰就要开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的鲁大爷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一边大喊：“大小子，躲开！”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，一把将鲁大峰推开，随着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鲁大爷一个趔趄倒在血泊中。

“爹……”“他爹……”随着两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，鲁大峰、鲁大娘一齐扑到鲁大爷身上大声痛哭。

趁这工夫，鬼子兵架着拼死挣扎、哭喊的新娘走出大门，把她塞进了停在街上的花轿里。

田秀姑一次次从轿内挣脱出，又一次次被鬼子兵塞进去。

“日本鬼子，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，我跟你们拼啦！”这时，鲁小峰双手举着一把铁锹，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从大门

里追了出来。

村长明保生一看，疾步追了过来：“小峰，你不想活啦！”他上去一把抓住鲁小峰高举着的铁锹，硬把他给按住了。

张三一见田秀姑拼死挣扎，急忙大声喊：“捆起来！把她捆起来！”伪军一听，慌忙掏出早就备好的绳子，三下五除二就把田秀姑捆好，又塞进了花轿，然后四个伪军抬起轿子，匆匆忙忙离开了小鲁庄。

院内，一家人正呼天抢地地痛哭着。忽然，鲁大娘一阵眩晕，一头歪倒在地上。村长明保生见状，急忙大声喊：“大峰、小峰，快，快把恁娘抬到屋里放到床上去！”

大峰、小峰在众人的帮助下，将昏厥的鲁大娘抬进了堂屋。

晴天霹雳，祸从天降，一场欢天喜地的婚礼瞬间变成了丧局……

2

日军在大鲁庄的据点建在大鲁庄后面的一个小山头上。它背靠大山，前俯平川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山下有一条大河——雪河。每逢雨水季节，从众山峦奔涌而下的雨水汇集到这雪河里，雪河很快形成汹涌澎湃之势，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床流向微山湖。

傍晚，在大鲁庄据点的伙房里，伙夫耿海正在忙着做晚饭。这时，伪军小队队长张三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走了进来：“耿老头，今天有什么好吃的犒劳犒劳本队长？”

耿海一看张三的样子，就问：“怎么，今天又抓人去啦？”

张三：“是啊，可把老子累坏啦！”

耿海：“今天抓的是八路呀，共党呀，还是他们的家属？”

张三：“你说的这些都不是，今天是给山本队长抢花媳妇去了！”

耿海：“抢花媳妇？不用说又是你的功劳！”

张三：“这次功劳可没有我的份，这次可是咱孙队长亲自给山本太君报告的情况！”

耿海一愣：“孙队长？他报告的是哪家的媳妇？”

张三：“这个人你认识，就是你们村的田秀姑。”

耿海：“啊，田秀姑？孙队长怎么向皇军报告她呢？”

张三：“这你还不知道吗？孙队长早就钟情于这个田秀姑，多次派人上门提亲，田秀姑都没答应。这次他听说田秀姑要嫁给小鲁庄的鲁大峰，不由妒火中烧，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‘我孙士贵吃不到口的东西，也决不让你鲁大峰尝鲜’！于是他就把田秀姑今天出嫁的事告诉了山本太郎队长。山本队长一听长得特别漂亮，就带着几个皇军和我们几个弟兄把田秀姑给抢了回来。”

耿海听后摇了摇头：“这么说孙队长也跟着去啦？”

张三：“山本小队长本来是让孙队长去抢的，可孙队长说，他和田秀姑是同村，自己亲自出面不好。结果山本队长便亲自出马去抢啦！”

耿海：“噢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去抢人总得给个说法吧？”

张三：“说法嘛，也是孙队长想出来的主意，罪名就是田秀姑是私通八路的共匪，这样别人就无话可说啦！”

耿海：“这不是冤枉人家啦！”

张三：“冤枉？你这个人怎么不开窍呢？皇军来这里后杀人放火抢东西，有几个是不冤枉的？别管那么多啦，这年头谁的势力大就跟着谁混吃喝，这才是真的。”

耿海盛好两碗饭菜放到张三面前：“你说的也是，咱问

那么多干吗！好啦，饭菜做好啦，你先吃吧喝吧，吃饱喝足，明天好去替皇军抓人、抢东西！”

在日军驻大鲁庄据点队长山本太郎的办公室里，山本太郎正摇头晃脑地哼着日本小曲，看上去一副心满意足、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“报告！”门外有人喊。

“进来！”

门被推开，大鲁庄据点伪军中队长孙士贵走了进来。他走到山本太郎跟前，向山本太郎深深鞠了一个躬后说：“太君，怎么样，这个花姑娘的带劲吧？”

山本太郎眉飞色舞：“好的！好的！大大的好！脸蛋漂漂亮亮的，皮肤白白胖胖的，尝一口鲜鲜嫩嫩的，孙的，你的功劳大大的，不是你的报告及时，主意的高明，我的就尝不上鲜啦！”

孙士贵：“为皇军效劳，应该！应该！”接着，孙士贵试探性地问：“太君，对这个花姑娘，您的打算……”

山本太郎：“怎么，你的对她感兴趣？我的就享用一晚，如果你的不介意，明天她的就归你。”

孙士贵感恩戴德：“谢太君！谢太君赏赐！”

山本太郎：“不过，今后凡听到花姑娘的出嫁，一定及时的报告！”

孙士贵：“是！是！一定为皇军效劳！那花姑娘的她现在……”

山本太郎：“在西边的小房子里！”

孙士贵：“可别让她跑了！”

山本太郎：“跑不了，有卫兵的看守！”

子夜，残月西斜，冷风飕飕。在大鲁庄据点后面的山坡上，有一个人影在悄悄向据点移动。他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一会儿躲在枯草丛里听听动静，一会儿又敏捷地跳到大石头后面仔细观察一阵。当他摸到据点后面的泄水道口时，只见他从身上摸出一根铁棍，用力撬开挡在泄水道口上的几根小铁棒。他正想往里钻，忽然听到据点前面的山下传来阵阵“叭叭叭”的声音，他一惊，立即在墙根僻静处停了下来。

前面山下的响声使据点立即像炸了锅，只听里面有人一边吹哨一边大喊：“不得了啦，八路军来偷袭据点啦！快快集合，下山去打八路！”接着是鬼子、伪军的集合声和跑出据点的声音。趁这工夫，蹲在墙根的人影迅速钻进了据点。只见他轻车熟路摸到敌据点仓库，放火将仓库点燃。然后朝中间的几间房子摸去。当他摸到锁田秀姑的那间小房子时，看守田秀姑的鬼子兵已集合下山。来人敲了两声门后朝里面轻轻喊了两声“秀姑”。

此时，屋内的田秀姑正倚坐在墙角不停地流着眼泪。猛然间，她好像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的名字。她一个激灵坐起来，仔细一听，“是他，是大峰的声音！”她急忙站起来跑到门边：“大峰，大峰，俺在这里！”

鲁大峰一听田秀姑在这间屋里，顿时喜出望外。他赶紧去开门，可一摸门，锁着。好在，他有带来的撬锁的工具，便从身上掏出来，使出浑身的力气去撬锁。

山本太郎率鬼子、伪军兵跑到山下，根本没见到什么八路。

这时孙士贵跑来向他报告：“报告太君，山下没有八路，是有人燃放鞭炮！”山本太郎一听，骂了一声“八嘎牙路”，刚要指挥鬼子、伪军返回据点，忽见据点里火光冲天。山本太郎大惊：“不好，据点的着火啦，快快的回去救火！”于是，所有的鬼子、伪军便一起朝山上跑来。到了据点，他们有的拿洗脸盆到伙房端水，有的拿水桶到山下河里提水，整个据点顿时乱成一锅粥。

鲁大峰撬开锁以后，一步跨进门里抱住了田秀姑。田秀姑悲喜交集：“大峰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鲁大峰：“鬼子修这个据点时，我作为木匠曾被强征来给他们干活。因此对这里的各间房子我都熟悉。而且知道后面有个泄水道，我是从泄水道里钻进来的。我放火点着了仓库，便找到了这里。好啦，什么都别说啦，趁鬼子混乱，赶快走！”说着，扶着田秀姑走出了小房子。

二人七转八拐朝泄水道口走来。快到出口时，猛然从旁边走过来两个救火的鬼子兵。“什么人的干活？”两个鬼子兵大喝一声，接着扔掉手中的水桶从肩上卸下步枪，不让二人过去。

眼看走不脱，鲁大峰对田秀姑说：“你快走，这里我来对付！”

“不，你走，我留下！”

“不行，你必须走！”

“不行，我不能走！他们抓回我去说不定还能活命，可抓住你就别想活命啦！”

“那也不行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救不出你，我没脸见人！”

“大峰，你必须活着，你活着我们才有报仇的希望！如果你让鬼子杀了，谁来为咱们报仇？”田秀姑说着，一把把鲁大峰推向泄水道出口处后，朝着两个鬼子兵迎了上去。“叭！

叭！”就在两个鬼子兵朝鲁大峰开枪的一瞬间，田秀姑用双手推开了双枪，子弹射向空中……

天明，狼狈不堪的山本太郎把孙士贵叫来，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叫：“怎么回事？你的说怎么回事？仓库的武器、装备、物资统统的烧毁啦！谁干的？你的说谁干的？”

孙士贵：“报告太君，听弟兄们说，放火烧仓库的是鲁大峰。”

山本太郎：“鲁大峰？什么人的干活？”

孙士贵：“鲁大峰是抢来的花姑娘的男人。”

“啊！”山本太郎挥拳狠狠地擂了一下桌子，“抓来！快快的派人抓来！死了死了的！”

4

鲁家。鲁大娘有气无力地呻吟着。鲁大峰走了进来：“娘，您好点了吗？”“……”鲁大娘刚想说什么，这时鲁小峰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：“哥，快……快……”

鲁大峰：“小峰，你跑到哪里去啦？”

鲁小峰：“我……我去大鲁庄啦！”

鲁大峰：“你去大鲁庄干什么？”

鲁小峰：“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昨天夜里我见你一个人偷偷出了门，就知道你准去大鲁庄救嫂子。于是我就拿了两挂鞭炮也去了大鲁庄。当我点燃了鞭炮把鬼子吸引出据点以后，就躲到了小山前面的大石头底下。天亮以后我在据点附近打听情况，听几个伪军说，抢来的新媳妇的男人烧了仓库后想救走

新媳妇，结果新媳妇又被抓了回去。山本太郎气急败坏，正派兵来抓你，你快躲起来吧！”

鲁大峰：“躲，上哪里去躲？鬼子来了以后我就和他们拼命！”

听兄弟二人一说，鲁大娘大骂起来：“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你们怎么能去惹日本鬼子？还嫌家里出的事小吗？你们……”接着一阵咳嗽。

鲁小峰：“娘，哥，什么都别说啦，赶快躲起来吧，不然等鬼子兵一到想躲也来不及啦！”

鲁大峰：“这……”

见兄弟俩焦急的样子，鲁大娘也心急如焚：“老头子已经死了，两个儿子可别再出什么事！”她一折身子坐了起来：“要不这样，大小子，你先到关外你大姨家的大表哥那里躲躲，这样鬼子来了后就抓不到你啦！”

鲁小峰：“对，这个主意好！”

鲁大峰：“可我走了秀姑怎么办？现在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？”

鲁小峰：“现在关键是你不要让鬼子抓到！我估计嫂子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事！你走后我们会想法救她的。有什么情况，到时候我们写信告诉你。”

鲁大娘：“别问她的事！二小子，快给你哥准备，把家里的钱都带上，再包几件衣裳，这是你表哥的地址，快，快走！”

鲁大峰含着眼泪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娘的床前“啪啪啪”磕了三个响头：“娘，您多保重，儿不能在床前尽孝啦，我就听您的话，先到关外大表哥那里躲躲。”鲁大峰磕完头从地上爬起来，接过鲁小峰递过来的包袱，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鲁家大门……